

敬悼——王志望硯兄

喻誠正

時間過得真快！志望兄逝世，忽忽將近一年。年來王兄之英姿笑容，在我腦海中仍奕奕如生，使我無法而且不忍心地接受這個鐵的事實——志望兄已離開了人間。

我與王兄，五年同學，情逾手足，無時或離，榮辱安危相共。二十八年夏，我們畢業於滬校航空系。是時戰局逆轉，武漢廣州相繼淪陷。爲了盡我國民天職，級友均慷慨地放棄孤島上海的物質享受，間道赴蓉投筆從戎，加入空軍行列。除胡兄聲求決定赴美外，同行級友計有王兄志望，陶兄式玉，曹兄克恭，李兄永熹，談兄鎬生，龐兄心正，潘兄昌運、鄭兄衍果、鄭兄際睿、張兄鳳儀、王兄培生、王兄守之，及我，共十三人。午夜抵汕頭，拂曉日本軍登陸安埠，猛攻汕頭。我們冒死衝過敵軍火線，輾轉入川，參加神聖抗戰。其中接近死亡邊緣，不止一次。志望兄不死於汕頭日軍火線上之槍林彈雨，不死於潮州轉進監獄中之兵慌馬亂，不死於敵寇對空軍基地之瘋狂疲勞轟炸；而當他英俊有爲之年，事業突飛猛進之中，子

女行將揚顯之時，在太平盛世醫藥設備聞名世界的美國，以小疾入院，死於庸醫之手。天道不公，莫此爲甚！怎令人不爲志望兄叫屈！

回憶最後一次小聚行將分手之際，志望兄對我之金玉良言，尤足銘感。是時我除專任教於University of Toledo外，又在克利夫蘭城的 Nasa Lewis Research Center 講授 Theory of Compressible Fluids，同時在地特律城也有些諮詢工作，家又住在安亞堡，每週在四城間奔波，甚爲辛苦。王兄行前，以減少工作，注重身體，反復相勸。言猶在耳，人事已非，能不愴然！

王兄逝世後，每擬寫點東西，作爲紀念。可是他的一切，在我腦際，仍活躍如生，我不忍下筆！加以來美廿七年，字都忘光了，我也不敢下筆。令夏被邀參加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Space Institute 的 Air Transportation 1980 and Beyond 討論會，自六月廿日至七月十九日，均在田納西州。內子及小子女亦同行休假。七月廿日返家，嫂夫人啓文女士示

及萬兄長炎、陶兄式玉來函，均先於七月上旬到達安城。三信均囑我在友聲上爲王兄逝世週年，寫篇小文紀念。稿件必須在七月廿日前寄達臺灣。行裝甫卸，即連夜趕工，偷促間無從費時推敲，僅就三十六年交往間幾件小事，拉雜寫來，作爲紀念。

同窗五載，生死相共

我與志望兄間之關聯，說也難盡。廿四年同入滬校機械學院，廿六年同選自動工程門，又同入航空工程系，廿八年一同畢業。又一同歷盡艱辛，自汕潮經韶入川，進空軍機械校接受軍官訓練，廿九年在六高班同時畢業，後來又同在空軍服務。回憶在汕頭冒死衝過日寇火線，敵軍殘酷異常，步炮兵之外，又用飛機數十架輪流投彈掃射，血肉橫飛，慘不忍睹。我們在死亡邊緣上掙扎，居然能安全地衝過火線，真是奇蹟。我與王兄同級、同院、同門、同系、同期、同寅，同窗五載，生死相共，實非虛言。至友凋臨，傷懷無限。

熱心快腸，仲連再世

王兄古道熱腸，對人處事，均以厚人薄己爲原則

，凡能作到之事，決不推脫，人緣之佳，級友中無出其右者。加以談吐風雅，語多幽默，人多樂與王兄交往。級友間對人對事，偶因各持己見，爭得面紅耳赤；甚至肝火過旺，拳腳相向。王兄一到，三言兩語，打躬作揖，能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相處五載，級友均能赤誠相見者，其間穿針引線，全靠王兄。

胸襟廣闊，望塵莫及

志望兄之爲人，如非對其有深刻之認識，一定認爲他是跡近戲人間。在本班隊長眼光中，他是「吊兒郎當」。換句話說，對普通小事，很少認真。在滬時南洋小球之風盛行，我們一年級「新生乙」會一再戰勝歷屆盟主剽悍異常的「兩廣」隊。回想起來，也真令人不解。「新生乙」三鋒，蔡兄任之居中，王兄培生居右，我居左。任之兄是位好好先生，打的是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，培生兄不會直射，我任左鋒而不會用左腳，以此三塊料任前鋒而能戰無不勝，大概不靠球藝全靠「幹勁」。某次缺人，志望兄被邀客串後衛，同隊其他六人均咬緊牙關，一決生死，而王兄在作戰中與「敵」邊談邊笑，大開方便之門。五分鐘後

，全隊公決，請其退休，以六人作戰。王兄逆來順受，不但未忿怒離場，而且留下為隊友打氣。胸襟之廣闊，望塵莫及。

虛心向學，不恥下向

為人處世，志望兄雖跡近遊戲人間，可是治學與讀書，其用心之專誠，態度之嚴肅，完全判若兩人。圖書館，教室內自不必提，即足球場，路燈下，亦常見王兄一書在手，旁若無人，確能做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之境。志望兄之尊大人乃門牆千百學貫古今唐院礦冶系故系主任鈞豪先生。志望兄與其令弟志忠兄幼受庭訓，家學淵源，自屬非凡。王兄治學以貫通為主，分數之多寡，不太重視。其不恥下問，頗似孔老夫子。在校如此，離校亦然。來美後在 United Carr 任工程師，一面仍在東北大學研究院研究。回憶給我第一封信，開門見山，討論機械震動方面問題，而於甘載濶別，級友動態，隻字不提。虛心向學，不恥下向，治學之嚴之誠，可以概見。

殷勤治事，全力以赴

志望兄一九六二年來美，在 United Carr 主持研究及推廣工作，全力以赴，成績斐然，深為該公司所器重。凡有工程集會，王兄多喜參加，空手而往，滿載而歸。會畢抽空看望朋友。幾次相聚，都是如此。去年接受 Mallyory 公司禮聘，請其主持在臺設廠重任，行將大有建樹。在中部公畢，特去 Pittsburgh 探望世兄，以小疾入院，為庸醫誤斷，以致不起。英俊有為之年，壯志未酬身先死，真為志望兄叫屈！

結 論

王兄一生，為人謙和，治學嚴謹。抗戰中不避艱險，投効空軍，建樹良多。際此芙蓉即將出匣之時，蒼天不公，妬忌英才，以小疾竟至不起，琴樽失散，能不愴然。所幸嫂夫人才華蓋世，溫淑賢慧，今後雖集父母重任於一身，定能勝任。世兄世妹均天資過人，將來定能揚顯。世兄秋間將以獎學金入 M. I. T. 世妹亦將以獎學金入 Tufts 醫學院，兄妹前途未可限量。志望兄有知，亦可瞑目於九泉矣。

念亡友王志望逝世一週年

丁 士 雄

在卅年前我在成都認識志望兄，他為人謙和，笑容可掬，此後他在重慶空軍機械處工作，後派美實習儀錶製造，返國後在航空公司服務，十年前携眷來美，工餘夜讀，在波士頓東北大學得工程碩士學位，他在美研究工作注重實際應用，二年前受 Mallyory 公司之聘，籌備在台設廠製造電子另件，計劃生產，研究管理，行前參觀各廠，接洽業務，甚為忙碌，去夏長公子學文在匹次堡暑期科學特別班受訓，志望兄週末未克返家休息，學嫂啓文携幼子寶寶前往匹次堡俾能全家團敘，志望兄因旅途勞頓，感覺頭痛，即進醫院，醫師以心臟衰弱治療，血壓驟降，突然逝世，最後檢驗謂腎臟有瘤，志望兄平時攝身養性，按時檢查，屢有心跳之病，以為注意飲食或可延年，孰知體中生瘤，

生前從末知道，豈天意耶！

科學發達可以抵達月球，人生物化固不能避免，但在人之生命期中，常有心臟病之猝發，亦有癌症之作惡，從何預測？吾人誠應加倍努力，免除人生旅程中之憂慮，增進人羣之幸福。

志望兄逝世將近一年，志望嫂竭力培植兒女，女公子學英與男公子學文均於今年畢業高中，學英已決定入 Jackson 學院讀預醫科，學文將入 MIT，青年隽才，求學於著名學府，志望兄當含笑泉下，更祈交大同學及友好能賜予精神上鼓勵並經濟上援助，俾失去爸爸的孩子完成學業，服務社會為交大增光。